

警惕防疫戰中的美國「長臂管轄」



國際關係
鄧飛

法院視作起訴對象。順道一說，這個原則在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因應香港終審法院的請求，而作出解釋基本法的決定中，也提到了這個原則。

第二，當時遼寧省政府積極應對，通過委託律師出庭申訴上述「絕對主權豁免原則」及相關法律理據，最後成功讓華盛頓法庭及其之後的上訴法庭，以對此案沒有「事項管轄權（subject-matter jurisdiction）」為由，駁回原告的起訴。

這是自新中國建立以來，第一次有政府部門被美國法庭發出傳票而被列為被告對象。雖然中國政府奉行「絕對主權豁免原則」這個立場一直明確，但現實世界的英美普通法國家卻更多奉行「相對主權豁免原則」，也就是說外國政府不是完全可以豁免於本國法庭訴訟的，要看具體行為而定。

潛在三方面威脅

簡單來說，外國政府的行事屬於主權行為，則可以豁免；如果屬於商業、民事行為，則不能豁免，還是需要到庭應訴。雖然從國際法而言，並沒有關於「相對主權豁免原則」的共識法律內涵與公約，但是英美普通法國家從重視商貿傳統和自身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，硬是要在本國司法體系中實施這項原則，並自恃國

家硬實力的優勢，對於不應訴或者敗訴的外國政府採取強硬的所謂「執法」行動。美國更是在1976年以成文法的方式把這套原則落實成為美國法典的一部分，為美國政府和各方勢力集團以司法戰的形式干預別國主權，掠奪別國資產提供了法律法治的外衣。

因此，從這個意義上來洞悉今次佛州法院受理的所謂控告中國政府案，其潛在威脅在於三方面：

一、文宣和名譽上的損失。如果判處中國政府敗訴，那麼變相把中國判定為新冠肺炎的「元兇」、終極負責者，那麼美國和西方媒體就可以拿着這個法庭判決在全球大肆渲染。

二、實質上的損失。如果判處中國政府敗訴，那麼集體訴訟就會變成集體索償，原告方將向中國索取巨額的賠償。中國政府當然不予理會，但這個時候美國法庭就可以下令扣押凍結中國在美國的資產，作為賠償的替代，並且要求美國行政部門配合。

事實上代理該案的律師事務所已經向媒體透露，有足夠經濟途徑和條約工具可以迫使中國「遵守」美國法庭程序，披着法治外表來做明火執仗的搶奪大戲，隨時可以上演。特別是在今天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，美國這樣做的動機不容低估。

三、程序上的兩難。如果中國不派員出庭應訴，那麼缺席審判肯定不利；但如果出庭應訴，又給人一個強烈印象，好像屈從於美國法庭一樣。

外交無小事，一宗貌似由四五個美國國民提出的針對中國政府的訴訟，很可能會演化成新的衝突焦點，不可不察。

特朗普藉攻擊別國 紓緩美國內部壓力



學者論衡
陳文鴻

國際形勢大變，可卻不是依美國的計劃、美國的利益。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美國乃至世界很多人的預期。

一是中國並不因疫情而倒下，反而全國團結、中央主導，發揮出強大的防疫治疫的能力。疫情逐步受控，全國復工復產。

二是疫情全球蔓延，不單表現出中國因疫情延誤復工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，國際經貿亦陷於半癱瘓，全球經濟受挫，便觸發起金融市場的劇烈反應，中國市場反而無礙。石油減價，美國能源金融泡沫便受威脅。美國的股市本已靠企業回購來支撐股價，市場形勢與心理一變，便頓然大跌。華爾街是措手不及，總統特朗普更大失所望。骨牌效應便是特朗普要保連任選舉、要救華爾街，也便不能不加強對疫症的防治。可是時機已失，社區蔓延已成，只能看着一個州繼一個州之後公布緊急措施。聯邦政府也要加強測驗，最終可能是公開宣布疫情失控，製造出更大的恐慌。美國早晚要跟隨中國、韓國、意大利「封城」。差別卻是中國已由「封城」逐步轉為解封。美國疫情才處於初期階段，美國股市今後會有怎樣的反應呢？

疫情下，中國不單沒有倒下，反而變得更強大；美國卻陷入泥沼，倒下的可能性巨大。若金融危機爆發，美國便自顧不暇，又怎能達致遏制中國的目標呢？

疫情是無國界、種族之分，美軍派駐國家和全球的部隊都有感染的危險，所以美韓的軍事演習都要延期，美國在中東的任何戰略行動亦可能暫時凍結。戰局會轉變，政治也可能逆轉。美國慶幸的是伊朗本國深陷疫情，無力出擊。

有說，特朗普及美國會藉戰爭來轉移國內的矛盾，此所以朝鮮仍要試射導彈警惕美國。「顏色革命」所到之處及美國直接侵略之地，美國都沒有再戰可勝的機會，難道它會借南海問題來對付中國嗎？即使貿易戰中美國亦要臨時取消來自中國的防疫治疫商品的關稅，但美國自顧不暇，它怎敢攻擊早有防備的中國呢？

美國能做，特朗普可做的，已經不是把危機轉嫁外國，而是將會焦頭爛額地面對國內疫情惡化和金融危機的威脅。除了放棄對外攻擊，全力抗疫救市，別無他策。即使如此，美國總統大選的壓力，也會進一步分化美國政治，牽制美國的內政外交。一旦大面積地「封城」，美國國民會「造反」。一方面是暴民，另方面會是選票背叛特朗普。美國的政治格局會變，經濟社會衝突加深，怎樣還可以像特朗普所要求，劍指中國及眾多外國呢？

對中國來說，這是希望之窗，正好大事建設，主動出擊，扭轉國際形勢。

香港珠海學院「一帶一路」研究所所長

民主黨「殺」蔡耀昌當「投名狀」



新聞背後
許子東

民主黨前中委蔡耀昌，僅僅是因為發表反對食肆歧視內地人的言論，就遭民主黨下手起刀落、強迫辭去所有黨內職務。一個以「民主」為名的政黨，竟然容不下一個異見者；一個以「反歧視」為政綱的政黨，竟然公然滅掉反歧視的聲音，真是何其諷刺。民主黨意圖以「殺蔡」去向「港獨」交「投名狀」，討好自己一手養大的極端勢力。但丟掉自己的應有立場，不僅換不回來9月立法會選舉的選票，更只會被自己的支持者唾棄。沒有立場、沒有堅持、沒有良知，如此民主黨，何異於對「民主」二字的侮辱。

第一，蔡耀昌做錯了嗎？

據媒體報道，身為社區組織協會幹事的蔡耀昌，因不滿有食肆公開歧視內地人而發表質疑言論，同時向平機會投訴。這裏有兩個問題要釐清。首先，蔡耀昌有沒有這一權力？事實上，他代表的是個人，同時也完全符合他所在的社協的反歧視立場。更何況，即便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，也完全有這一公民權利。其次，他投訴的是否事實？但凡持客觀立場的市民，都可以看到，如今香港社會已充斥嚴重的歧視內地人的風氣，而涉事的食肆，公然貼出歧視內容，百分百涉

及歧視。如果這種惡行都不能投訴和質疑，香港還有公義嗎？蔡耀昌不僅做得對，更是做得及時，是有良知的體現。

「以言入罪」的最典型例子

第二，民主黨有民主嗎？

此事件荒謬處在於，民主黨並沒有經過正式的表決程度，而是採取「施壓」的方式，逼迫中委蔡耀昌辭職。為什麼民主黨這麼做？第一是怕引起「民主黨不民主」的質疑，畢竟，如果以此理由正式除去蔡耀昌的黨內職務，就等同是「以言入罪」，而此「言」甚至無關政治，莫說民主黨內少見，即便是在整個香港，也是罕有先例。第二是要維護「民主黨意見一致」的假象，因為最終結果是「蔡耀昌自行辭職」，也就是說「異見者自己離開了」、「民主黨沒有分裂」。然而，民主黨越是如此操作，也就越顯得該黨的專制與極權。難道一個政黨就容不下哪怕一點點的異見聲音嗎？難道民主黨連正式開除中委的勇氣也沒有嗎？一個沒有民主、一言堂的政黨，還好意思自稱「民主」？

第三，民主黨目的為何？

別忘了，民主黨的黨綱清楚寫着「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」，也寫明「反對

歧視」，如今不僅支持歧視內地人的言論，甚至不敢反對「港獨」，何以致此？背後的原因其實不難看穿。民主黨本來完全可以低調處理，甚至以更堅定的立場支持蔡耀昌，但如今的黨內當權派為了討好「港獨」和「極端本土」，為了能在9月立法會選舉中撈得一些殘羹剩汁，就主動採取了「殺蔡」，以蔡耀昌的離去，作為向「港獨」獻媚的「投名狀」。

民主黨主席胡志偉，過去兩年來的表現，讓世人看到了一個沒有從政者腰骨，沒有最基本政治尊嚴的政客形象。他去年可以裝得聲色俱厲地叫林鄭月娥「去死」，但本質上，卻是一個以眼前私利至上的政治小丑。

民主黨的墮落，雖非由今天開始，但墮落到今天的地步，卻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已故民主黨黨鞭司徒華（華叔），當年曾有一句名言：「我是從來不賭博的。有些人押錯注，但不是我。對公義和民主。我押上了我的生命。」但顯而易見，民主黨已不是一個有良知的政黨了，而是成了一個為追求眼前蠅頭小利而可以隨時放棄原則的「民主當舖」。在公義與民主面前，民主黨如今當權派用實質行動證明，他們將自己的一切都「當」給了「港獨」「本土」勢力。

華叔如果泉下有知，當作何感？

抗疫戰初報捷 要感謝無數付出者



名人堂
方潤華

歲末年初，一場措手不及的疫情打亂了人們工作、學習和生活節奏。新型冠狀病毒來勢洶洶，截至昨日凌晨，內地累計確

診感染個案已逾8萬宗。面對疫情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為首的中央高度重視，下令一定要作好疫情防控工作，各級政府官員嚴陣以待、迅速部署，採取封閉式管理等措施，防止病毒擴散。病毒突如其來令感染人數暴增，醫院床位不足應付，在全國各地的支援下日夜趕工，只用了不到10天時間便在武漢建成專門收治重症患者的火神山、雷神山醫院，各地醫護人員亦奔赴前線支援。近日內地確診人數呈下降趨勢，治愈出院的患者愈來愈多，抗擊疫情之戰始見曙光，功在一群英雄。

習主席日前親赴武漢考察疫情防控工作，為英勇奮戰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打氣，看望在家隔離居住的市民，向那些堅守崗位抗疫的幹部群眾、科研人員、社區志願者表示誠摯的慰問，致以崇高的敬意！

習主席強調，雖然防疫取得階段性成果，形勢發生積極向好變化，但決不能掉以輕心，防疫任務依然艱巨繁重。當前疫情擴散勢頭已漸漸得到控制，是與武漢人民為全盤考慮，自覺服從防控需要，配合政府採取隔離措施是分不開的，這種識大體、顧大局的精神值得稱讚，他們的付出和犧牲為遏制疫情蔓延作出了重要貢獻，全國人民均為武漢所展現的高風亮節而感動，見證了中國人自強不息、戰勝困難的精神。

在這場抗擊疫情戰中，我們更要感恩醫護人員守護着人民健康，他們毫無畏懼地投入防控救治工作，展現了醫者仁心的崇高精神，有的不幸也受到感染，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生命。故筆者建議，中央政府可考慮成立一個基金，讓社會各界捐款支持，發放些津貼給醫生、護士等作為醫治及保養費，或給因公殉職人員家屬，感激他們無私的奉獻；或武漢大學設立獎學金紀念殉職英雄。

在這場無硝煙的戰場上，還要感謝鍾南山院士、王辰院士等傳染病專家夜以繼日地為抗疫出謀獻策，積極與阿里雲及哈佛大學醫學院合作研發疫苗對抗病毒；也要感謝「中樞英雄」李蘭娟院士，在國家危難時挺身而出率領醫療隊伍親征武漢，並研製出兩種抑制病毒的藥物，為戰勝病魔帶來了希望；同時也不能忘香港大學微生物專家袁國勇教授、傳染性疾病學者管軋教授，他們以自己的專業知識處理公共衛生危機，教導大眾防疫知識，減少社區爆發的可能；還有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龍茂醫生、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卞兆祥教授……相信大家團結一致，國家定能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。

區議員拙劣表現為立法會選舉提供借鑒



議論風生
葉建明

距離立法會選舉還有不到半年時間，反對派已躍躍欲試，試圖借助去年區議會選舉的聲勢再下一城，希望拿下超過半數地區直選和功能性組別議席，進而攻陷明年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，實現奪權目標。

當然，今年反對派要實現立法會「過半」，需要很多因素共生。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去年突然「蟒袍加身」的眾多區議員的表現如何，以及社會大眾能否正視這些表現，對去年的選舉進行反思，從而用好手中的民主權利。

事實上，不少新一屆區議員都承認，自己是靠「吃人血飯」上位。在黑衣暴徒氣焰最囂張那時，反對派憑藉暴徒不斷破壞不同建制派議員的辦事處、威脅為建制派助理人員等卑劣手段，全面破壞建制派的選舉工程。加上反對派不斷散播謠言，導致一些選民在情緒影響下作出非理性投票，令反對派在區選大勝。

區議員的職責是服務當區居民，如果這些新科議員真心真誠服務居民，居民亦能容忍接受沒有經驗的他們。問題是那些反對派區議員有否履行職責？且讓我們看看他們履新至今的表現吧！

第一，背離服務民生的區議會職責，極端政治化，挑動社會更大矛盾，甚至出現「港獨」的苗頭。一些區議會開會宣讀「獨」宣言，唱「獨」歌，試圖將區議會變「播獨」平台；為了繼續煽動仇警，有區議員試圖更改將軍

澳兩個休憩設施名稱；有區議員貼出侮辱性告示，拒絕為持不同政見的居民服務……這不單是失職，甚至是違反憲法和基本法，我們看不到這些區議員不被DQ的理由。

第二、在突如其來的疫情中，一些區議員對市民生命健康漠不關心，對政府和社會抗疫努力百般阻撓。他們有的人公開支持醫護「罷工」；有的硬闖醫院阻撓醫護人員救治病人；有的帶頭反對地方設立檢疫中心和隔離設施，鼓動居民破壞涉公共衛生設施，試圖以鄰為壑，抗拒香港整個抗疫計劃。

第三、公然縱暴，是黑色暴亂的推手。在區議會選舉期間，就有不少人指出，部分參選人是縱容暴徒，甚至本身是暴徒。警方早前採取行動拘捕一批涉及製造、運輸、存放爆炸品的嫌犯，其間竟有區議員公開阻撓警方執法，其縱爆本性暴露無遺。而這兩個月來放火堵路事件，也有區議員在場掩護暴徒，阻撓警方執法。

這些區議員荒腔走板的履職反映一個事實：不少新一屆區議員在政治、品格、服務能力和質素上存有重大問題。未來4年市民被迫忍

受這些只顧政治、不做實事的區議員，同時選民們需要自問，為什麼將自己的選票投給了這些人，是出於信任，看走眼了？還是一時的激情，非理性？

無論是區議員，還是立法會議員，都與我們這座城市未來發展息息相關，與我們自身息息相關。你手中的選票是在對自身負責，還是最終害人害己？

選舉上有一種鐘擺效應。有人天真地認為，既然去年反對派大贏，今年立法會選舉鐘擺就會擺回來。但是，前提是有更多人能夠冷靜下來理性反思。就當前社會態勢來看，我們暫時還沒有看到更多人有深刻反思的跡象。這是香港可悲之處。

過去9個月來，香港黑暴這「人禍」未止，新冠肺炎這「天災」卻接踵而來，導致經濟衰退，全民受害。這筆帳如何算，我們如何反思，結果大不同。如果繼續被反對派黑白顛倒的謊言蒙騙，怪罪於特區政府，遷怒於建制派，那麼，當反對派取得立法會控制權，政府必然癱瘓，經濟民生止步，社會撕裂加劇；內地與香港關係或會變得緊張……

各位選民，請冷靜思考吧。你若票投反對派，香港可能永遠動盪；你若支持建設力量，香港明天必有希望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